

《一》

意識自深層大海中甦醒。

往上飄、往上飄。

熟睡中的ティード聽到一道非常微弱的聲音，雖然細小得隨時會被他的呼吸聲蓋過去，ティード仍肯定自己聽到了某種聲音。而且他還能夠確定，那是某個人在呼喚他的聲音。然而對方像是知道他已經醒來，不再有任何聲音呼喊他，周遭再次回歸寂靜。

往上飄、往上飄。

隨著剛醒來的模糊意識逐漸清醒，ティード身處的周遭景色也產生變化。身邊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漸漸被光芒淡化，由深而淡，不一會兒，ティード已能看清周遭是朦朧的深藍大海，而自己正在往上游。

往上飄、往上飄。

ティード離水面越近，身體也變得越輕盈，漸漸地他能夠看見倒映於水面上的景色。對大海另一端感到好奇的ティード吸入一大口氣，用力踢動雙腳幾次，加快自己浮出水面的速度。

往上飄、往上飄。

當距離水面只剩幾公尺，ティード使盡力氣推出自己，一口氣躍出水面。

緊接著愣住。

「……？」

以水為分隔線的另一端是他從未看過的景色。四面八方皆是直達地平線，一大片只有土黃砂石的荒涼平原。

ティード所處的地方也不是海，是一個小小的池塘。最寬的地方只有他張開雙手後寬度的三倍，深度約三公尺而已，湖旁圍繞著看起來已經枯死很久的水被植物。

別說是有人生活的蹤跡，連動物的氣息都不存在。彷彿這是遭到遺棄的場所，枯枝、碎石如垃圾般遍地，不知從哪裡吹來的冷風捲起沙塵，一次又一次撫過光禿醜陋的地面，彷彿在安慰失去生命氣息的大地：還有我們在。

他離開池塘，環視周遭這一片荒蕪。不只是大地，連天空也蒙上一層霧濛濛的雲煙，吸入的空氣既沉重又混濁。明明有風吹過，卻感受不到絲毫生氣，像是只是在汗水裡攪和，不論吹動幾次都無法改善汗濁的空氣。

（雖然不知道是哪裡，但肯定不是死後的世界吧。）

不過對於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這點，ティード倒沒有太多在意。很快地確認周遭沒有人，也沒有危險跡象後，他雙手枕著後腦勺，乾脆地跨出步伐，隨意朝某個方向走。

比起身處於未知地方的憂慮，他更想知道自己為何會在這裡。

（真奇怪，我應該消失了才對。）

與同伴們打倒召喚師及召喚獸的力量源頭——造成スピラ被困於死亡輪迴裡的因果後，ティード如願與祈禱之子編織的夢鄉一同消失。無論是意義、還是實際上，他應已是不可能存在的才對。

是什麼力量將自己召喚回來了嗎？他一面漫無目的地四處走，一面左思右想原因好一會兒後，心中總算出現了可能的原因。

「……對了，那個聲音。」

《二》

「フリオニール！」

思緒回歸，視野恢復。

無機質的人臉自眼前逐漸放大。

完了！フリオニール在內心大叫。雖然依靠身體的反射性動作立刻拔劍，做出防禦姿勢，但是他與幻影之間的距離太近，即使馬上做出反應也來不及跟上。他只能想辦法不讓攻擊落在要害處。

碰！

刀鋒劃開空氣，朝他直衝而來的風壓卻擦身而過，伴隨一聲撞擊聲後落在他的右側。

幻影步伐踉蹌地落地，緊接著退後拉開距離。只見ティード尾隨在後，一面對他喊「還好嗎」一面對打算襲擊另一位同伴的幻影展開追擊，這才意識到是同伴出手救了自己。

「該死……！」

フリオニール咬緊牙根低聲咒罵。他收起劍，拿起背上的弓並同時拉開，瞄準剛才攻擊自己的敵人放出箭矢。

然而焦急的攻擊沒有命中目標，反倒在幻影側身閃過後，直直衝向單獨應付兩名敵人的嬌小同伴——シャントット的方向。

注意到這個失手攻擊のシャントット皺緊眉頭，施放一個近距離魔法後趁機移動到別處。再發生一次信不信我詛咒你！遠方傳來シャントットの怒罵，以及像是發洩不滿一般，出現一個一次帶走兩個幻影的大型範圍魔法。

變成三對一的局面後，戰鬥就簡單許多。フリオニール在後方牽制幻影的行動，ティード及シャントット則伺機進行攻擊，不一會兒便結束。

三人收起各自的武器，上路前フリオニール去向シャントット為剛才的意外道歉，當然也免不了被教訓幾句。一行帶著有些沉重的氣氛再次開始旅程。

「剛才那樣真的很危險耶，竟然就這樣在戰鬥中發起呆。」

ティード走到他身旁說道。

雖然是像聊天的輕鬆口氣，但是フリオニール知道ティード是在擔心自己。

不只是因為剛才發生那種事，更是因為他深知ティード關懷他人的方法。就如本人樂觀向上的個性，ティード在擔心他人時也鮮少直接表現出憂慮，而是反過來用輕鬆的話題及氣氛讓

對方自然說出煩惱。對本人而言或許只是自然而然的行為，但這種方法卻拯救了包含フリオニール在內的同伴們無數次。

現在也是。能夠藉機從事件的憤怒中解放，稍微喘口氣，對フリオニール來說就足以稱為救贖。

他吁出口氣，對青年報以無力的笑容。

「謝謝你在危急的時候幫了我。這樣真的很不像我，是不是。」

ティータ像是聽見驚人的事情，轉動視線看向他的同時微微瞪大眼。

「如果是一兩次的失誤那誰都會有啦，可是フリオ……從昨天我們離開マーテリア的塔之後就一直是這個樣子吧？」

「是……這樣沒錯。」